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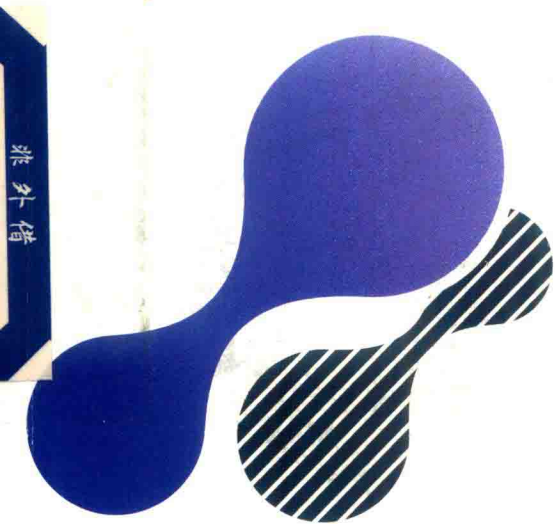
梁晓声谈中国人文

中国人的日常

梁晓声
+
作品

中国人的日常百态
和精神图谱
的淋漓绘制

央视《读书》栏目重点
推荐图书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梁晓声谈中国人文

中国人的日常

梁晓声
+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的日常 / 梁晓声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20.2

(梁晓声谈中国人文)

ISBN 978-7-5143-8314-0

I.①中… II.①梁…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2482号

中国人的日常 (梁晓声谈中国人文)

作 者 梁晓声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29千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8314-0

定 价 138.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自序

谈到读书这件事，不论与一个人、几个人，还是许多人谈，所遭遇的最经常的反诘是：养成读书习惯对一个人究竟有什么好处？

是啊，有什么好处呢？

喜欢读书有益于将官当得更大吗？有益于成为巨商吗？有益于成为顶尖科学家吗？——确实，未见得的。也许还会反过来。

因为，谁一旦成为百分之零点几甚至零点零几的人中的一个，责任可就大了，便身不由己了，属于献身型的人类了；即使曾是很喜欢读书的人，也会因惜时如金，不得不放弃读书之嗜好。读书对于他们成了偶尔之事，难得时光，特享受的。

且不论他们了，便说各行各业的翘楚和精英们吧，那也都是须钻研不懈，多思而少眠的人。他们读的大抵是业务书，偶涉其他，眼光是极苛的。

前日有朋友来访，言及他们的儿子终于从国外回归，已获双博士学位，且都是上数的别国大学颁发的证书——而找到的工作，也只是不过在私立高等技校任电脑技术专业教师。

那样的儿子该属出色的千分之几了吧？——他是喜欢读书的，他父母也是为他到我家来挑书。我任国家图书馆“文津奖”评委，照例收到了一批书。

一个中国人与书籍的关系的真相是——从前的读书人仅是千分之几

万分之几的幸运人，大抵是为了跻身仕途而读；如今恰恰反过来了，最广大的普通人才较有时间读读什么书。

普通人是多么普通的人呢？

清华、北大每年毕业不少学子；剑桥、哈佛也是——皆不普通了吗？否也。了解一下就会明白，并非个个都成了人杰，十之七八后来也还是归于普通；往好了说有望成为中产阶级种子而已。

如果谁的人生，目前尚不能与我朋友的儿子相提并论；如果哪一对父母，还没从自己的小儿女的智力方面看出比我朋友的儿子将更有出息的智光，那么我的建议是——在不影响正常升学的前提下，着意培养儿女的读书习惯吧。

任何一个国家的95%以上的人口，注定了是普通人口。这个世界对此点还没有破局之良方。

那么，读书对于95%以上的人类，益处甚大。

会使我们成为社会地位虽普通，但在其他方面却较优秀的普通人。

会使我们于浮躁之境淡定；于群情盲动之际保持理性；于享乐风习大行其道时俭以修身；于清贫中不至于连精神也一并“贫穷”了。

会使我们成为善良、文雅、举止得体、谈吐不俗，因而起码在95%以上的人口中成为受尊敬的普通好人。

当然，我指的是值得一读的书……

2017年4月10日

北京

目 录

平凡的好人与国家的性情

故人往事 / 003

初恋杂感 / 033

心灵的花园 / 042

永久的悔 / 048

上海人刘鸿飞 / 052

清名 / 059

阳春面 / 065

落叶赋 / 070

另一半的中国

看自行车的女人 / 079

羊皮灯罩 / 086

小垃圾女 / 093

瘦老头 / 099

玉顺嫂的股 / 118

三平方米的金融海啸 / 128

木匠哪里去了? / 136

我们何以不宽容

紧绷的小街 / 147

体恤儿子 / 161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 166

乘客和黑车司机 / 174

画之廊 / 182

老水车旁的风景 / 194

人心的归途

爱与机缘 / 201

孩子和雁 / 210

离乡 / 217

纸篓该由谁来倒 / 235

梁晓声买不到卧铺票 / 240

少女敲响我家门 / 247

我与浪漫青年 / 257

人间自有温情在 / 265

冰冷的理念

恐怖的掌声 / 277

达丽之死 / 280

我的小学 / 292

冰冷的理念 / 307

问官，问法——兼替农民马随意说话 / 332

两种人 / 341

山的根 / 351

咪妮与巴特 / 359

— 平凡的好人与国家的性情 —

丨 故人往事

以下所忆故人，皆已故去。然而，又是我实难忘却之人。如今我步入老年了，对他们的怀念日益加深——因为，他们都是有恩于我的人；在他们生前，我一直系报答之心，竟无从真的报答过，这令我深感自责。或许，以文字的方式追思，能多少减轻几分自责之苦吧！

一、林子

我对林子的人生经历其实并不详知，仅晓得他姓汪，曾是一名军界创作员，1957年到了北大荒，后来成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职作家——林子是他的笔名，代表作是《雁飞塞北》。

《雁飞塞北》我下乡之前读过，反映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长篇小说，由而对北大荒有了间接印象。我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创作员后，《雁飞塞北》是大家经常谈到的，林子之名在我

们中绝不陌生。

大约 1970 年冬季，我与当年的知青朋友陆宁先后回哈尔滨探家。陆宁是老高二知青，下乡后当上了某师宣传干事。他母亲是龙江剧团编导，认识林子。

一日陆宁到我家，问我：想不想与他共同去拜访林子？

我反问：林子是谁？

他说：《雁飞塞北》的作者呀！

我喜出望外。对于当年我们那一代文学知青，谁出版过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谁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大作家。

路上，陆宁告诉我，林子刚结了第二次婚，夫人赵润华，还在什么干校。她曾是文学编辑，关于她陆宁就知道这么多。而对于林子，他知道的多些，说林子被打成了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急先锋”，不许离开本市，以便对其进行批判时能随传随到。

陆宁问：还敢去吗？不想去就算了。

我回答：那见到他的可能不是反而大了吗？去！

陆宁并没预约，我们贸然前往。

林子家住在一幢灰不溜丢的板楼里，当年叫“简易楼”，外观似现在没完工的“裸楼”。他开门见到两个年轻的不速之客，意外。陆宁与林子也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一提他母亲，林子立刻表示欢迎。他的家是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单间，有极小的厨房，无厕所，得到楼外马路边的公厕解大手。家家户户备有解小手的尿壶，他家也不例外。

外。无暖气，生小铁炉。那几年哈市买不到好煤，烧蜂窝煤，屋里挺冷——我们三人刚一围炉坐下，林子就急切地向我和陆宁请教，怎样才能将蜂窝煤烧得火旺一点儿。陆宁家有暖气，回答不了他的问题。我家也长年烧不好烧的蜂窝煤，我下乡前负责做饭，颇有经验，传授之，林子认认真真地听。屋里冷，窗上厚厚的霜不化，便也黑。主宾三人都不脱棉衣，坐得离小铁炉不能再近。

炉盖上烤着馒头片，放着有半杯水的搪瓷缸。那时十点来钟，林子正用早餐，吃一片馒头，咬一口咸菜疙瘩，喝一口水。他肯定是急性子，经常捅火，致使屋里哪儿哪儿都落一层灰。他坦承自己生活能力差，几乎不会做饭。他说他发现，烤咸菜疙瘩别有滋味，比不烤好吃多了。

我不记得我们谈了什么文学话题。肯定是谈过几句的，但也可以肯定不是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反而是“政治”。

他感激我们拜访他，嘱我们不可对外人道，怕我们因而受牵连。我和陆宁都不怕那些。

他说当然也没什么可怕的，但会影响我们进步啊！

我说谁爱进步谁进步，我自己根本不打算进步了。

陆宁则请他放心，保证我们以后对他的拜访将是“秘密行为”。

他笑了，说那我们以后就是他的青年朋友了。

我说你还不了解我俩呀。

他说已经了解了啊。

他关于政治的全部话语可概括为两个字——“正义”。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话是：事关正义与否，那也不能人人都充聋作哑吧？我的兴趣在文学，又不在政治。但非逼我表态，我当然就不能表那种不正义的态喽！

我和陆宁都说，我们也是尽量在做同样之人。

我们离去前，我告诉他，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留城了，我会嘱咐弟弟妹妹常来看他，帮他干些他干不来的活。

后来，我的弟弟妹妹就成了林子家的“常客”。

再后来，逢年过节，林子和夫人赵润华，也每每去到我那个没个家样的家中看望我的母亲。他们夫妇称我母亲“嫂子”，我母亲和留城的弟弟妹妹都称他们“林老师”“赵老师”。

再再后来，连我另一个同样是兵团知青的弟弟探家期间，也必会去看望林子夫妇了。而我，若回哈尔滨了却没与他见上一面，即使仅在哈尔滨待了几天，他也会挑礼的。

林子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于是连同他的夫人成了我们全家的亲人。我家在哈市没亲戚，他们夫妇也是。我不知道我留城的弟弟妹妹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却知道，家中如果遇到了难事，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去将你们林子老师请来，我要与他商议！

而他们夫妇必会双双而至。

两家的关系可用休戚与共形容之。

1976年5月，林子住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招待所“小白楼”，按要求将其长篇小说《咆哮的松花江》改编为电影剧本，此小说尚未出版。我听他谈过创作初衷，是要为邓小平“出山”后的“拨乱反正”喝彩，松花江因此“咆哮”。故所以然，在黑龙江出版社逐级审稿时便引起对立结论，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认为极其反动。至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成了政治事件，林子奋力自辩。他若不辩，一概支持该书出版的人必定遭殃。揭发信一直告到了北京，不知北京什么人作了如此指示——那就拍成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电影吧！松花江因此“咆哮”，片名响亮。

当时我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工农兵学员”，与我信任的三名同学杜静安、刘金铭、周进祥前去见他。因为我每每“北大荒”长“北大荒”短的，他们也都读过《雁飞塞北》了，很高兴有机会认识一位“北大荒派”老作家。林子那一年五十余岁，头发花白了，看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在我们眼中，确乎是老作家了。

他见了我们格外高兴，对我之亲热令我的同学们暗觉惊讶。我在电话中说定了要在他那儿吃午饭的，他从食堂打回了几样菜，我们在路上买了一斤猪头肉、一斤肠和几瓶啤酒。

在他的单人房间里，我们与他都无拘无束，愉快地度过了两个多小时。

我问他：剧本改得怎样了？

他说“请”他亲自改，他不来准是个事。说那也不能照“他们”

的要求改呀，说他只不过是敷衍着改，吃得不错，住得挺习惯，全当度假了。哪天让他走，当天就走。还命他改的话，就继续敷衍。

关于文学，我们也就谈了那么几句。在当年，文学又有什么好谈的呢？

正是“四人帮”所谓“政治谣言满天飞”的时期，从各种渠道汇集至“小白楼”的资讯极其丰富，预示着中国人心的向背已成定局。两个多小时内，林子基本上是在谈“小道消息”，看得出中国之命运将会如何令他分外焦虑。我不断以眼色制止他，然而他是那么的激动，无济于事。

那日证明了这样一点——他这个人自我保护意识之薄弱，像他的生活能力确实很低一样，实在是别人爱莫能助的。他似乎自有一套简单的判断人的逻辑，即倘陆宁的母亲是他所信任的人，那么她的儿子当然也是；那么陆宁的朋友梁晓声同样是；梁晓声带去见他的任何人便都是。

不久大学里开始追查“谣言”，我殊觉不安，一一告诫三名好同学，万勿出卖林子——他们都说，咱们根本不曾一块儿去见过什么林子呀！

1982年，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后，某日我家所住的筒子楼里，有人大声唤我接电话。我通过公用电话听到了林子的声音，他说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在他家吃饭，“赵老师”做了一桌子菜。

我问：“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他说：“我亲自把你弟弟妹妹请来的，我们为你的小说获奖在我家庆祝一番。”

我正不知说什么好，他那端却说：“不多聊了，旁边有人等着打电话。”

原来他也是用他家那幢楼的公用电话与我通话的。

1984年，我的短篇小说《父亲》、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获奖，夏末我回哈探家，去他家看望了他。他与我约定，三天后的下午要带人到我家见我。

我考虑到我家的不成样子，犹豫。

他却说：“晓声，可不能因为获奖了就摆架子，谁登门拜访你都应该欢迎，何况是我要带去的人！”

或许因为他的家也不怎么样，他竟完全不理解我的为难。

我问：“是你朋友吗？”

他说：“朋友谈不上，却是一个好人。”——停顿了一下又说：“一个特别好的人。”

不料三天后他带去的是市委宣传部长陈凤晖同志。刚下过很大的雨，他们两位坐的“上海”轿车开不进我家所在那条又脏又窄又泥泞的小街。他俩没穿雨靴，进我家门时四只鞋都成了泥鞋。而我家二十八平方米的破土坯房，前接后盖，分成了四部分。我的老父亲已经退休回到哈市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结婚了，且都有孩子